



统筹：寒川

第447期 新加坡篇

组稿人：寒川

最后一个渔村的晚霞

成君

仅存的一个渔村
晚霞下
浮现出横跨天边的彩绘
当被发现了
络绎不绝的人潮
流向它的怀抱

金光霞照
衬垫在枯槎丛中
流泻着凄婉的景物
远岸勾画着未知的幻觉
渔舟期待出海的憧憬

沙浪平铺岸边
任篱栏围困在一方之地
晚霞可能很快离去
只剩下夜里的寂寥

在这一刹那的光景
就展现一派的凄美
令人深思
渔人未来的生计

(稿于2022年1月6日)



花的联想

吴亮

那天，桌上的花瓶
插着一束花
有含苞待放的花蕾
有盛开的花
另外几朵
不知何时开始枯萎了

小孙子天真烂漫
指着花蕾问老伴：
阿嬷，这是什么？

这是花蕾
像似现在的你
总有一天会绽放
盛开的花
像似爸爸和妈妈
公公和阿嬷
是开始枯萎的花

老伴凝视着那束花
若有所思
小孙子似懂非懂
兴奋地跑去找妈妈：
我是花蕾
我要和爸爸妈妈一样
像盛开的花

书明的《新加坡封城诗记》

林竹青

说过，读完书明的《新加坡封城诗记》要写一篇短文，结果，书读了，文章却一直憋不出来。

原本以为新冠会在Delta变种之后消退的，不期，Omicron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连严防死守最严厉的中国大陆也沦陷了。昨夜读西安江雪的《长安十日》，很是抑郁。想起书明，想起他的书与我答应过的小文。

新加坡疫情第一次封城发生在2020年4月。书明的诗记就从封城第一天，4月7日开始。犹如他的《清明之三》所言：身自由时天不蓝，天蓝身却困重栏。只因世上炼静观的有IT专业人员书明，有总是天南地北到处飞的我，还有全新加坡每天像蚂蚁一样忙进忙出的在职与在学的人们。我们好像突然掉进了一个坑，隔于自家门内。虽然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是允许的，超市、巴刹(菜市场)照常营业，但疫情肆虐，没事谁愿意冒险往外跑？能

送货的宁可网购。我就无数次苦苦守到子夜过后，只为了获得一个送货时间段名额。

认识书明就从他的诗词开始。他和我同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IT专业高材生。按理，理科生性严肃刻板，喜欢舞文弄墨的不多，偏生书明人也俊秀，喜好也飘逸，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古代文弱书生。彼时，我的老乡看我那么喜欢附庸风雅，便组了一个迷你群，拉了她新加坡老人书法大学诗书俱佳的两位校友及另一位喜欢诗书的朋友入群，其中包括书明与识博。既是书法大学的，书明的书法当然是好的。我写诗遇到瓶颈会与群友讨论，书明高才，反应非常迅速，常常给我建议。那时，他和识博住得近，交往甚笃，两人常常帮我修订推敲诗稿。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2017年12月1日晚他俩就我所创作的为广州原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外公挚友苏

晨祝寿长诗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与修订，其才情与学养令我的诗作臻于完美。

除了书法与诗词，书明还喜欢绘画与篆刻。2019年5月，我们和其他十几二十人一起参加了浙江千竹书院方严老师为新加坡绘画爱好者举办的辅导活动。那回我带的宣纸太生，画小写意洒得厉害，书明把他的宣纸分一段给我。去年我临《兰亭序》，落款需要一枚尺寸相匹配的印章，书明也为我操刀治了一方1.2厘米见方的名章。

封城期间的书明把时光都付予诗书画印。如他封城第41天，5月17日词《南歌子》所云：刀笔蹉跎日，诗文本是空。自将雕磨万千重。但把闲思雅趣，写心衷。

诗记截止至第一次封城八周的最后一天，6月1日。书明记曰：疫情禁锢动诗情，闭宅不知春夏更。厅里三餐同处坐，园中千步绕圈行。词关病势升和降，书写窗天



雨与晴。明日开工封印启，笔停收记此心程。

封城是解了，解了又封了，封了又解了，而今与疫情共存了。书明后来写了多少诗呢？心情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人生又多了哪几层感悟？我不得而知。我只想知道，如他封城第42天《江城子》中说言那样：何日开工滨海聚，相祝酒，庆瘟停。

工开了，在政府允许的人数范围内也聚了，但瘟却尚未停。何时能祝酒？问苍天！

2022-1-17晨

地铁车厢里的故事

吴莲珠

还好我体型超迷你，眼明脚快，先下手为强，快步流星，立马上前，双腿一弯，填满小位子。

还真没想到，一个站都还没到，大概也没坐上三分钟，我就发现左边这位穿着深蓝色汗衫，浅蓝色牛仔短裤，配上黑色运动鞋袜，手里握着手机的小安哥，被瞌睡虫咬得睁不开双眼，他老是躬着头与身体向前弯。我起初还以为他头低低地在看手机屏幕，后来手机“碰”的一声，掉在地上，他才醒来，捡起手机。不过才一会儿功夫，手机又“碰”的一声掉下了。坐在他左边的老安哥就拍拍他，叫他捡回手机，并叫他把手机放进膝上的背包里。他在梦中竟然也照做了，但好像也没睁开双眼。

来到第二个站，那是阿裕尼，这位小安哥应该是累

到全身无法“支撑”了。这次他的头与身体没向自躬，不知何故竟不由自主地向我这边靠过来。哎哟！我的天呀！万一他真睡着，躺了过来，怎么办？三五秒的思考空间，我分明看见前面坐着的整排乘客，中年男女多个，眼光齐刷刷向我这里扫过来，都没有“出手相救”，大概是要看我怎么“出洋相”吧？说时迟那时快，不假思索，我马上站起来给这位小安哥“让位”。我在想：这位仁兄昨夜一定是没睡，今午就累到不可支了。或许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更或许是他病了？正在服药，药剂有催眠效果，因此在地铁车厢就这样力不从心地睡着了。哎！睡觉大如天。我的让位是正确的，他可以睡得舒适些。

站在车厢的另一端，我

突然觉得这位小安哥很可怜，他应该是工作太劳累，疲惫到极点而睡了，而且应该只是今天而已！他应该不是因生病吃药而酣睡的；看他的穿着，他应该是从事劳力工作的……太多的感触让我思潮起伏，在四美地铁站下车时，我禁不住再多看他一眼，他酣睡依然！他也只能多睡两个站就到白沙终站，列车要停了。不知道他在淡滨尼站是否得下车？还是呼呼大睡到白沙终站，让下一班车的司机叫醒他？无论如何，希望他平安。

踏出地铁车厢，思前想后，短短的3个小时里，天天到处教画的林老师，舟车劳顿，忙得睡过站而不自知。而这位不知从事什么工作的大叔，累得在车厢里不顾颜面地倒头大睡。小小岛国，区区五百多万人，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否太快了？我们的劳动队伍是否都操劳过度了呢？一日千里的经济起飞速度是否应该放缓呢？这让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油条

王虹宇

时热油烟火味道馥郁飘荡，买卖声长长短短。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那份滚烫的暖。

在南洋，我怀念北方油条的味道，曾经专门去寻找。而比油条味道更怀念的其实是，北方人来人往的街道，自行车的铃声，车前车后带着孩子，不守规矩的汽车短的队伍，排着寻常人家，口舌食欲。

一个摊位，大约总要两三人配合着，一起盘活热热闹闹的生意档口。一人白案，负责把和好的醒好的极软的白面，大块分切成小片，蘸着清油，两手抻拉成长条，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油热，放进去立时就翻上来，膨胀开，在滚滚的油花里染一层比一层浓郁的金黄色。另一人拿着长筷子，三翻两番三滚两滚便可出锅了。出锅是放在热油锅边上方的镂空铁架子上，保温也沥油。

生意最好的早餐时间，一般都是现炸现卖，称量算账收钱又是一人。炸得快卖得也快，不留什么沥油的余地，唇齿之间是滚烫新鲜的贪恋。如果在白面内再裹一层糖面，那又在滚烫新鲜上，再卷一抹浓稠的甜。

有些人是带回去与家人早餐，有些是就地享有。摊档边也总设着简单座位，一般也同时售卖或者与就近售卖豆浆、馄饨的摊位合作，一

起坐在摊位外边的桌椅上谈天，那桌椅在疫情之前原本是煊煊赫赫一位难求的，从早到晚的流水层层叠叠的客，如今都沉静。

看见我来，咖啡嫂立刻起来冲生意，我便也有意识的，买一两支油条，为照顾大疫萧条中的生意，然原本一起坐着的两个人都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也渐渐学会品咖啡与油条，不一样的搭配。

然而不久咖啡嫂就告诉我，油条摊档再月底就要结束营业了，老夫妻打算就此去清闲养老。在周边那么多相继关掉的摊档之间，这消息一点也不意外，但油条摊位仅此一家，也将成为麦士威的绝响。

我的心上，如细细的雪屑纷纷落。记起在北方家乡时，有个冬天的早上因为下雪没能去跑步，心血来潮去买油条。因为太早，油条摊子刚刚生火，细细的雪屑就着红亮火焰，划破尚早的黎明。

油条摊子的自家人，一面窸窸窣窣说着本家闲话，一面炸自己吃的。油锅显然还没热，但是那人就把抻成长条的面坯放进去了，感觉整个面坯如沉如大海，一点生息都没有，好半天好半天才翻上来。

我是唯一的早客，站在纷纷的雪屑里等，心上一片纳闷，怎么这么炸油条呢，但

也不出声，头上肩上，天地真是美极了，雪落得人，宁愿失声。油锅依然如平静的海，渐热但没有一丝浪花。

油条就那么在不翻滚的油锅里，辗转侧身，并没有一层深似一层的浓金黄，只在面坯的本白色上，上了些极幽淡极幽淡的金色。就那么出锅了，生意人自家的早餐，也顺便分了一些给我。

哦，那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美味艳丽的油条了，热热的，酥酥的，一入口，便酥化了，酥也不扎唇齿，也不油腻，恰恰好的润脆，淡淡的面粉化在烹炸中的芬芳，就着细碎的雪屑，严冬的清冽。那天我看到油条摊位贴了结业用的A4纸，老先生一个人在里面弯身收拾，常年使用的锅灶、案板、长筷，竹筐，一样一样，也整齐，也凌乱，没有去惊动他，心有祝福，无需道别。

走回来的那一程，却怎么都觉得，是在细细的雪屑里，去寻最美的油条。

